

# 《華嚴宗》 第十九講



羅時憲先生講授

就「名為遍計」。隔幾行了，「金性不變」，就「故號……」不是，未(到)、未(到)。

聽眾：「名為遍計」。

羅公：不是，「名為遍計」。「師子似有」，隔兩行，就「名曰依他」，「金性不變」，就「故號圓成」。

他用金和獅子來到譬喻。因為為何？他如果用唯識宗，用繩來到寫和用蛇來到譬喻，就一定要補充很多說話，說給別人聽，繩都不是最「究竟的圓成實性」。補充這句，他用金和獅子來(譬喻)直截了當還好些。是嗎？一般人還容易理解，他就說依三性來到解釋，這個宇宙萬象那麼多事物，山河大地、日月星辰、動植飛潛，種種式式，這些那麼多的現象，如果你執著它是實，那麼多的現象，猶如那隻獅子。

用獅子的形狀來到代表這個宇宙的形狀。他說如果那隻獅子，當我們看那隻金獅子的時候，如果我們執著，用我們的妄情來到執著，說這隻金獅子是實有的這樣。說這個獅子的形狀是實有的，他說這些叫做「徧計所執」。同一樣道理，如果我們對於這個宇宙萬象，以為宇宙萬象就是這樣的，我所見那張桌子，就確是這張就是這樣的。

我們所見的世界，確是這個世界，就是這樣的，不會有別的樣子了。如果你是這樣，你這個是執著。這個是妄情的執著，如果你在這個獅子的形狀之上，起一個妄情，而執著它為實有，這樣，那時候你所見到獅子是情有，是你的妄情上存在而已。真實的獅子並不如此的，這樣，所以這個叫做「名為徧計」了。

當你執著那隻金獅子，那隻獅子是實有的時候，你所執著的獅子不是真實的獅

子。是你妄情上所見的獅子而已，就叫做徧計，那時候就叫這些做「徧計所執性」，徧計。「徧計所執性」就空的，全無的，體性都無的。體性都無，即是全部都無。相用假有，即是假有了。體性實有，即是實有了。全無、假有、實有三層，這個宇宙(是)三層的。最後的底子就(是)實有，上一些假有，再高上一層全無。所以，空宗的人就說華嚴宗都是有宗，到頭來還是實有，「咚！咚！」便是實有了。

那空宗就不是，你說這個「圓成實性」實有，都是不對，都是起執著，這樣，到最後不講的，最後那層不講的。最後的都是空的。他說那個空，到最後那個空，它實則不空的。但他不講它不空，因為一講它不空，就是執著了。那所以它就「空宗」。他說華嚴宗是「有宗」的支流，他說華嚴宗就是這樣解釋。搞來搞去，任由你講。你怎描(述)，都脫不離一個有字。

你執著那個獅子的形狀是實有，「硬梆梆」(固定不變)的那樣有，就是「徧計所執性」。但是如果你瞭解這個不是實有，你所瞭解的，你見到的金獅子，你不執著它為實，知道這個獅子的相是有。但是你不是說它實，不要加添一個實字的意義在這裏。那這時候，它就假有了，似有，但是似實有，而非實有。那即是假有了，那隻獅子的形狀。

似「有」，實在就是似有的。這一隻似有的獅子就名曰依他，叫做「依他起性」。最後，「金性不變」，就「故號圓成」了。那個金這個性字，這個質，那個實質。金的實質，就始終是金的實質，不變的。「依他起性」就經常變的，眾緣和合，甚麼？

那個「整」(造)獅子那個工匠，和那些火氣、那些化學品那樣和合，就成那個獅子的相。那個獅子的相將來一熔，熔了它，就變一鑊金。

再將那一鑊金倒模，「整」(造)一隻猴子，它就不是獅子了，就是猴子了，金猴子了。變的，現象界就變的，但那個金性不變，是嗎？現象界就變，那個 reality 不

變的，即是用來譬如那個真如，那個真如法界不變，既然不變了，所以叫做「圓」。  
「圓」者，周遍也。

到處無復不在，為之「圓」。怎樣無處不在？在那個金獅子裏面，到處都是金。他因為用那個獅子來譬如這個世界。在於那個獅子裏面，到處都是金的。獅子耳是金，獅子尾是金，獅子毛都是金。便是遍，便是「圓」了。

「圓」即周遍，周遍存在，在那件東西之內，無復不在，叫做「圓」。那不變了，不變就真的成了，不變就是真了。變就假，我們普通(理解)，變與真，我們那兩個概念聯結起上來了。會變的這樣東西不真，會變的。是嗎？真金就不變，會變的就不是真金。我們普通人是這樣(認為)，不只我們是這樣。柏拉圖都說，真的不變，變的不真。

佛家亦是一樣，很多哲學家都是這樣。「金性不變」，所以叫做「圓」。「成者實有」，叫做成。真實存在，為之「成」，「圓」者「無復不在」，為之「圓」，「故謂圓成」。這樣即是說，用三性來看這個宇宙萬有，如果你在宇宙萬有裏面，樣樣事物孤立了它來看。這個錄音機，我們看，以為有一個離開一切關係，而一個錄音機存在。

他說這個是你的妄情，他說這個錄音機不是真實存在的。因為為何？是各種緣支持它而存在的。互相依賴其他事物而存在的。既然依賴其他事物，它無它自己的真實存在。完全是依賴第二樣東西助成它的存在的。所以，它是假有。那麼從這個，但是不論怎樣假有，這個錄音機分析起上來，就是電子、質子，電子、質子最後的真實就是真如。

這個真如就是「圓成實性」。然則，照這樣的觀念來看，錄音機者，是真如之所顯現的。是真如所顯現出來的一部份。不只錄音機如此，牛糞、馬糞都是真如所顯

現。你執著牛糞、馬糞污穢，那塊玉、那塊水晶是乾淨，這些是你的妄情的執著而已。在它的真如裏面，無所謂穢、無所謂淨的，是嗎？因為它為何？真如它無自性的，它無自性，不住於某一樣東西的。

它是很平等視之的。即是這個真如，固然一方面是顯現出來成一個魔鬼，但是它一方面又會顯現很多聖人的。它無執著說起「我要變聖人，不要變魔鬼的」。在它來看，就無所謂，因為它眾德俱備。甚麼條件它都俱備，既可以現聖人，亦可以現魔鬼的。你們這班人怕魔鬼而已，在它本身，它不守自性的，不住於某一樣東西的，它無所謂怕魔鬼、不怕魔鬼，怕魔鬼是你們這班人的事來而已。

如果可能那些神學家說，上帝所以造很多事物，連魔鬼都造出來，又是與這件事相似。是嗎？都做的，因為它無心的，是嗎？那麼這個就是「約三性」來到辨，那麼「約三性辨」，下文「約三性辨」，簡直是有宗的色相論容貌，它一會就顯無相，又弄出空宗的色彩在這裏。無相？怎樣無相？「謂以金收」，「顯無相」即是顯示、即是說明，說明雖然你熏那個心相，就不過是講而已。

講是這樣講而已。其實現象界的東西，都無它的真實體相的。只有真如才有它真實體相，你如果將那個真如執著，說它有一個真實體相，你都是執，所以那個真實體相亦無真實體相的。那顯現出它那個無相的道理了，這個第四點。他說「謂以金收師子盡」，隔一行，就「金外更無師子相可得」。「故名無相」，很簡單。

他說怎叫做無相？他即是說「師」，那隻金獅子，是由金造的，一提到金，就把那隻金獅子的任何一部份，都包括盡了，包括了整隻金獅子了。那個金質包括了整隻金獅子，所以這個「收」字，當作包含這樣解釋。我們站在那個金，那個立場來到看，它就包含整個獅子、獅子頭、獅子尾，每一條獅子毛都被它包含着了。這個被這些金質所包含了，「收師子盡」。「金外更無師子相可得」，獅子就除了金之外，無那個獅子相可得了。

這隻獅子的形相，不過依附那個金裏，然後才存在的。而這些所謂依附，不是兩樣東西，它黏過來的這樣。那個金直接造成這樣，表現成一隻獅子那樣的。這麼，站這樣的立場來講，那個獅子的本身就無它自己的「體相」，只有金相，是嗎？那個金的相狀變成一隻獅子那樣，並無獅子之相。就這點來看，就叫做「無相」。那如果照它無相就是有限度，都無相無，不是「一切皆無」，是嗎？那個獅子的相無，為甚麼會無？因為它是金的相，所以無獅子的相。

就不是說金相都無，是嗎？那這個是「空宗」，是嗎？這個「空宗」的見解，「無相宗」的見解。「華嚴宗」它以「有宗」做基礎，加入多少「空宗」的義理在這裏，那麼來組成這個華嚴宗了。那即是說甚麼？這種都是文化積累的產品來的。「顯無相」，如果照這樣解釋，由上面這樣看上來，第一就「明緣起」，這個世界是以本體為緣，而顯現出來成為這個世界的，第一點。

第二點，就「辨色空」，那個本體顯現而成為這個世界之後，於是就有現象界和本體之分，我們看到。就那個本體來看，就不是「無」。就那個現象來看，就不是「有」。現象就由我們叫它做「色」，這個色者指有形有相的東西。這個空者，指無形無相的東西。

一體一用，體用一如，「辨色空」。第三，他又可以從三性的立場來看，如果你執著宇宙萬有，每一樣是實有的，你所見到的東西就叫做「徧計所執性」；如果你知道它幻有的，一點也沒有問題，這個就叫做「依他起性」，現象界通通都叫做「依他起性」；你在那個現象界不起執著的時候，這個現象界都是存在的。

這個「依他起性」。但是這個現象界，這個都是「假」的存在，不是真實，最真實的，還是那個本體。那即是三性了。那雖然這個宇宙有體有用，有本體，又有現象，本體就是實有，而現象界裏面，實在就無現象之相的，因為為何？現象既然是本

體造的，只有本體之相。

你見到牛，那隻牛的相便即是真如的相。你見到山，山的相便是真如的相。哪裏另外有山的相？甚麼相都是真如的相，一粒星星又是真如的相，是嗎？一個太陽都是真如的相，並無另外一件東西的相，便是無相。

無相者，現象界的。每個現象都無它自己的「相」。所有的相都是本體所呈現的相，那麼固然讀到這一處，你已經體會到，固然是佛家各宗的思想，將它來綜合了。又將「空宗」、又將「有宗」和原始佛教那種緣起、「因緣和合而生」的那些思想融合了一起。但是它亦是將甚麼？老、莊等思想，亦有反映在這裏。

不是無的，是嗎？因為很多事，老、莊裏面都有講一講。好了，第二就「說無生」了，既無有相，那個獅子都無的，是嗎？這個宇宙山河大地、日月星辰都是無的，無相的。何來有相，然後說它舊時未有了，現在那個無生出來。根本都無相，幾時生？根本就無生，過去未曾生過。

那個獅子的相未生過，為甚麼？金的相來的，是嗎？不是獅子的相，以後都無，都無獅子的相生出來的。生來生去都是金相，將來那塊金變了金猴子，都是那個金的相，並無猴子的相生起，便無生了。這個「說」字和那個「顯」字，一樣解釋的，「說無生」。「謂正見師子生時，但是金生」，是嗎？你那裏都是。「金外更無一物，師子雖有生滅，金體本無增減」。

「故曰」，隔兩行，「無生」。現在的人說，又說甚麼？「無生」，是嗎？當你見道的時候，又叫做甚麼？「得無生忍」，是嗎？你如果想生「極樂世界」，他說一定要得一種「無生忍」才可以生的。你如果不能夠瞭解無生，《阿彌陀經》這樣講，所以現在有些人說很矛盾，「你甚麼都不懂，念十聲(佛)將來都生。」又是佛講的，是嗎？一定要瞭解那個無生，然後才可以生。

《阿彌陀經》說：「眾生生極樂世界，『眾生生者，皆是阿鞞跋致』。」「阿鞞跋致」即是「無生忍」。都是已經證得「無生」這種理的才生，才可以的，是嗎？但是它在第二處說「十念」都可以往生，是嗎？那麼，怎樣解釋？你們想想。「唯識宗」就這樣講，它說如果真實來講。謝謝。它說一定要得「無生忍」才生得，你這班人不得「無生忍」的，甚麼都不懂，不能生的這樣。《攝大乘論》這麼說的，它說為何要這樣？它說那個世界由我們那個心裏面，那些功能現起出來的。

「極樂世界」就是那些無漏的清淨功能顯出來的世界。這個「烏糟邋遢」(污穢不堪)的世界，是我們那些「有漏」、「烏糟邋遢」(污穢不堪)的功能所顯現出來的世界。如果你想生，你那些功能是「烏糟邋遢」(污穢不堪)，你亦怎會走到去那個清淨的世界？它說只有你修行，修到那些「烏糟邋遢」(污穢不堪)、那些有漏種子壓伏了，縱使不斷除，都要壓伏，就引發那些無漏的、清淨功能現起。

那麼，那個「阿彌陀佛」、「觀音菩薩」那些在那個「極樂世界」裏，他們那些清淨功能變起了一個清淨世界了，你那些清淨種子都起了，加入去。他們亦樂於收購你，即是你小資本的小公司，他們樂於收購你。你又不能夠做大事的，你小小資本投資入去他們那裏，做他們的股東的。

它說只有這樣，那樣，它說這樣的時候，即是說你無漏的功能不現起，就生不到「極樂世界」。即是說無銀子，就買不到置地(香港公司)的股票了，是這樣簡單，是嗎？你想買都可以，人人可買，你先儲銀子。人人可生，但是你壓伏那些有漏種子，先引發那些無漏種子。那麼，哪些時候才引發得到？那個無始以來，我們這些眾生都是那些「有漏種子」，不斷一起一伏，所以我們一定要「持戒、修定」，引發我們的智慧，控制那些有漏的功能，令到它不要作怪，我們就在這裏忙裏偷閒。

除了人生日用之外，我們去修養，修養引發那些清淨功能。用力之久的時候，第

一次那個無漏的功能就會爆發，第一次爆發的時候，就體驗到那個無生的「圓成實性」。那個時候就第一次無漏種子的爆發，就叫做「見道」、「見性」。一見到道之後，即是說那個無漏種子初起了，你就得要珍之，重之，不要讓它再……再糟蹋了它。

時時保養它，這樣等那個無漏的功能，種子即是功能，不斷強盛。由甲無漏功能，引起乙無漏功能，一路一堆，那麼呼群引類。這樣，那時候的無漏功能一起，隨你的無漏功能所起的多少，起少少，你都可以加入那個「極樂世界」。即是說你，如果你儲到，譬如你匯豐銀行一股是十八元這樣，你有十八元，你都可以買一股的。

我算你幾百股為一手單位，你便儲到一個單位，你就可以買。一手都可以是股東，是嗎？這樣，即是說你的「無漏」功能少些，你就可以生「極樂世界」。你這世一死，生「極樂世界」。生「極樂世界」的時候，因為你(是)小股東，是嗎？你就叫做「下品往生」，「九品往生」中的「下下品往生」，是嗎？你多一些的，「下中品」，是嗎？再多一些，「下上品」並不是不平等，而是最平等的。因為你是那麼多，就是買那麼多。

如果你是那麼少，你買一股，買一手股票的錢，他給你兩手股票，就變了不平等了。他怎對得別人住？你少，買少就是少，就是平等的。那麼，所以往生「極樂世界」，有「九品往生」。這樣就最公平的。那樣，你想往生，可以。那樣，所以因為這樣的道理，這個真實道理就如此，所以《阿彌陀經》說，「眾生之生極樂世界的，都是已經證得無生忍」，證得「無生忍」，即是能夠證得……第一次證得「真如」之後的人。

真實就是如此。但是，它第二處就說，它說如果有一個眾生，說有一日、兩日、三日、四日，乃至七日，就這個七日內，都能夠一心不亂，它說這個人臨命終時，就見到「阿彌陀佛」，於是你就可以跟隨「阿彌陀佛」投生於「極樂世界」這樣。它說



這樣是可以的。那樣，如果你這樣駁它：就不用得「無生忍」了，都得了。如果你「無生忍」都未得，你怎能夠一連七日，一心不亂？一連七日，「一心不亂」，初得「無生忍」都未必做到，

聽眾：是的。

羅公：是嗎？

聽眾：一個鐘頭(小時)都不得的。

羅公：那麼，所以你能夠七日都一心不亂，這個非常人物來的，是嗎？那麼，當然可以了。

所以都「無礙」，那即是和那個得「無生忍」才可以那個「無礙」。那又譬如這樣，有些十念都可以又怎樣？念十聲佛，都有，都可以往生。它說是的，何止十聲，你念一聲「南無佛」都可以。那些叫做「別時意趣」，因為你肯念一聲，已經在心田處種下一粒種子在這裏，這粒種子將來成熟的時候，便呼群引類，成整堆禾了，是嗎？不是說你現在念，立刻生的。那個念十念可以往生，不知幾多「劫」，「一萬劫不定」，「一千劫又不定」，總有一天你往生。因為你往生不了的，你就不會念十念。

既然你會念十念，即是你有念的功能，有念的功能，將你這種功能一路引發，就一定得「無生忍」。得到「無生忍」的時候，你就生了。這個「別時」，第二個時候生的，「別時意趣」。好似父親教兒子，你努力讀書，將來你會蓋大廈的，你肯勤力做，將來蓋。「書中自有千鍾粟，書中自有黃金屋」，不是說你一讀完這本書，就有「千鍾粟、黃金屋」。你肯努力，將來可以得「千鍾粟」，將來可以得「黃金屋」。

它無講錯，它說無矛盾的這樣，這個唯識宗的解釋。但是人總是有些妄情。他說這樣就很失望？是嗎？我想一念就可以的這樣。這麼，於是，又有一類人綜合了。他說又不是，都生，你只肯念十念都生，他說那為甚麼？生「極樂世界」有九級，「九

品往生」，你便是最後那等，都生的。

不過，先生了去。慢慢的，那個「極樂世界」都有附屬的「變化土」，那個附屬的「變化土」，好似我們這個這樣差不多的土地的世界，但好些。那你就先生那裏，生在那裏就會有很多機會給你修行。這樣的時候，修行到那麼差不多，總有一天(會讓)你修到得「無生忍」。你便過去了。即是一間大學裏面，設一個預科，設一個預備班在這裏。你預備班合格了，你便升上去讀大學了。

可以了這樣，無說大學不可以設預科的，同一樣道理，那個「極樂世界」都可以設一個附屬世界的。無說不可以的，你不能否定它一定不可以。如果你說一定不可以的，你又是獨斷的。那所以下一句，那就所以「下品往生」給你這班人了。你肯念就可以了，主要條件，你就修「五戒十善」，你就肯念一念佛就可以，這個最融通。

這個第三部，即是講話「極樂世界往生」，你可以解作三部曲。第一部就是凡念就可以這樣，「烏凜凜」(糊里糊塗)這樣，凡念就可以，這個最樸素的。第二部，就持一種相反的見解，你不得「無生忍」，就不可以生。這個一「正」就一「反」。到了後來才綜合，你得「無生忍」，就一定可以生。不得「無生忍」，都可以生的，生那些附屬的這樣。這樣就變了不絕望，暫時都不絕望。

這樣三部曲，「正、反、一合」。那麼現在那些講教理的大德，都攝取這個「合」的見解的。好似太虛法師那些就用「合」那種見解的。《攝大乘論》那個「無著菩薩」的，就「反」的見解的。印光法師、虛雲法師那些全部就「樸素」的見解。佛這樣說的，你就可以了。但他又可以的，佛是這樣說可以，不過就不知道幾多劫後才生的，這樣。

「無生」的這樣，「謂正見師子生時」，就「但見金生」。當我們見到那個金匠鑿出那個金獅子出來的時候，那個金獅子生出來的時候，並無一隻金獅子生，實在那

個(是)金的形相變成那樣金獅子的形相。然則，所謂「生」者是那個金生的，不是獅子生。那個獅子根本就「無生」，現象界裏面變出那個太平山，根本就無太平山。是這個宇宙本體顯現成太平山。

隔兩行了，他說當你見到那個金獅子生的時候，既然只是金生了，所謂獅子者，是金的形相的。那麼，所以「金外更無一物」，除了金之外，並不只無獅子，金的佛像都無。只是金的，「金外更無一物」。那麼金，那麼獅子是無的，只有金而已。那個獅子雖有生滅，「金體本無增減」。

獅子雖是無，但是它那個金的形相，弄成獅子那樣。那這隻假有的金所造的假獅子，這隻假獅子不是固定的，有生滅的。為甚麼？久而久之，空氣侵蝕，各種形狀的獅子會變形的，金就無減少，但獅子仍會變的，拋一拋落地，那隻獅子都會有凹陷的。每一個「剎那」，那個形狀都不同，生滅。獅子的形狀有生滅，但那個金的本質，就並無增加到。你弄扁它(獅子)的時候，那隻獅子都是那麼多兩金。

你將它來到冷縮熱脹，冷的時候，將它冷凍的時候，縮了都是那麼多兩金。熱的時候，認真加熱，它變成流質，整隻獅子熔化了，都是那麼多兩金的。他說「金體就本無增加，亦無減少的」。就這樣的角度來看，一切現象界的事物都無生到。不只過去「無生」，現在亦「無生」，將來都永遠不生」，「故曰無生」。那麼將來解釋怎樣叫做「無生」？那麼他將它來這樣解釋。如果在「空宗」，所謂「無生」，根本無這件實的事，所以叫做「無生」。

現象界裏面那些現象都是假，並無實的現象界。每一樣現象都「無生」，都是生來生去，都是本體生而已。而且那個本體是不變的，那個質是不變的，這些這樣的講法，很合中國人的口味。如果西方的哲學家看起上來，好似總是不夠完備那樣。中國人很「啱」(很喜歡)的。好了，下面了，這麼宇宙一切都「無生」了，本來無可說的了，他說不說又不可以的。

那些眾生是迷惘的，佛就要解釋給你聽。解釋給那些眾生聽，說給那些眾生聽這個世界，原來就是以這個本體為緣，顯現而生起，生起了之後，就於是有所謂本體，有所謂現象，有色、有空。這個一色、一空，我們從，不論，我們在這個森羅萬象的色裏面來看，我們可以從三個不同的角度來看，可以看出三性。雖然是看出三性，但是現象界裏面，實在無現象界每樣的現象的相，那個相都是本體的相來的，「無相」。

既然是「無相」了，現象界的東西連相都無，根本就「無生」到。是生者就是那個本體生起的，那這種道理，眾生不明白的，佛要講給人聽，讓那些眾生明白。因為他明白了之後，他就不會跟着那個妄念走，他就肯去修養。肯去修養，他就體到這種道理。體到這種道理，就證得「無生的法忍」了。證得「無生法忍」，以後就走向光明之路了。所以佛不能不教化眾生了，就「設教」了。

既然「設教」了，一講到「設教」，就有初級、有高級了。於是，佛所設的「教」，就分為五級。因那些人的程度不同，就分出五級了，於是就有五教了。於是，就跟着講五教了。就「論五教論」，談論這處。到了這個階段，他就談論五教了。這章了，「論五教」了，五個教第一級，最初級的教，叫做「一」，「師子雖是因緣之法」，隔兩行，「實無師相可得，就名愚法聲聞教」。

五教中，最初級的教，就「聲聞教」。他說第一種初級的，他說獅子就是「無」的，是嗎？是金變而已，是只有金，並無獅子了。如果有些人瞭解這種道理，就知道獅子是無，獅子是在「無」。但是那個獅子雖無，你說「無」，他都是，他不知道無。他以為獅子是因緣和合造成，「因緣一和合」，就有一隻獅子產生了。

有一隻金獅子產生了，他不瞭解到那個緣，實在它主要就是金。這麼，既然眾緣和合而產生的獅子，產生了那隻獅子就是有了。那麼，那些人就蠢一些了，就以為獅

子雖然本來無，但是眾緣和合就有一個格，有一個獅子，他都不說它假。有一個獅子生起了，那麼既然這樣，他仍然是執著。執著甚麼？「執著一種法」，即是宇宙萬象，即是我們用來譬如，宇宙萬象都是由因緣和合而生起。

他只知道因緣和合就生出萬象，他就不知道這個所謂因緣和合而生出萬象者，最主要的因緣就是那個本體，他不瞭解這一層。那麼執著有因緣和合所生出來的現象界，那麼於是他就解釋它了。他說獅子雖然是因緣和合而產生的法，但那些蠢的人，他不知道那個因，主要就是那個本體，真如本體。他於是就執著有，眾緣和合所生出來的獅子是有的。

這樣，那個獅子雖是因緣和合之法，「實無師子相可得」，那些人就不瞭解。不知道「實無師子相可得」。本來就「實無師子相可得」的，但他(們)那班聲聞等，那班小乘的人不知道，不知道「實無師子相可得」，他就愚了、蠢了、執著了。以為那個眾緣和合所成的獅子，雖然是眾緣和合而有，但是都不是無的這樣，那就是執著。

那麼，這些，佛就為了他(們)這些小乘的人。最初就執著有一個我，佛為了只是破他的我執，任由他執著因緣和合造成的假法，任由他執著。這樣，只要他能夠不執那個我，就算了。那麼，於是(對於)這班，佛就說：一切東西都是因緣和合而生的，既然樣樣都因緣和合而生的，就無那個我的。只有因緣和合而生出來的假體而已，這樣。

那他就信佛所講，於是知道我是無的，但是因緣和合所生出來的東西不是「無」的。他不瞭解因緣和合所生的法、的獅子，都是甚麼？念念生滅，獅子雖是「因緣之法」，因緣和合而生，生了，你以為它實有一個，不過它實在不是實有。為什麼不是實有，念念生滅，每一個剎那都一生一滅。這個「念」字，後來就不叫念，叫剎那。

為甚麼「念」就叫做剎那這樣？原來就這樣的，對於「剎那」兩個字的看法，或

者最短的時間叫做「剎那」，中國人叫做「一瞬」。一講到剎那，就有兩種不同的看法。第一種看法，本來就有一個「客觀的剎那」，這個宇宙間。宇宙間有樣實在的東西，這樣實在的東西，叫做「時」，叫做「時」。這個「時」是絕對性的，獨立存在的。好似一個河流那樣，這個「時」。

由太古、太古一路到上幾多億億萬萬年最初起點，一路好似一條河流那樣，那麼一路流，流到現在。再一路無窮無盡那樣就流到無窮遠那麼長，我們這幾十年的人，就在這大河流中的一點，在這裏活動一下。到我們死了，這個大河流裏面，就無了我們一點，到我們再生，又在下一個，河流的下一點，又出現一件東西。他說好似那些眾生，好似那些魚那樣，那些魚在那條大河流裏游，一路由上(游)，一路游到下來。

那個河流是客觀性的。那所謂「客觀性的時」是存在的，那如果既然是存在了。凡是存在的東西，我們都可以將它來到一分成二的。一尺長的桌面，我們可以鋸開它兩邊的。一路分、一路分，分到還小過芝麻，小了。但都不是小的，將那粒芝麻小，再可以二分一、二分一，二分一、二分一，一路分，都可以分到無盡的。他說分到無盡，是那個理論上分到無盡而已，事實上，是可以分到最小，不可再分的。

分到最小，而不可再分的那個時間，就最短了，那個就叫做「剎那」。「剎那」那個字，那麼剎那就客觀存在的。不會因為我睡覺、不思考，那個剎那就停了。那個剎那一路都是，一剎那、一剎那下去的這樣。而我們這些眾生就在這個大的時間河流裏面，游下來，每一年我們的樣子變了。前年的樣子，很青春，舊年的樣子，半老態，今年的樣子，老了。變，在一段時間裏面，再分析它，在半年前和後半年又變。

再分析，就在每一個剎那，我們都變。換言之，即是說前一個剎那的一個眾生，和後一個剎那的眾生，都變了。那變，一講到變，就要講那個生滅的，那個「變」字是一個空洞的名詞來的。再分析，所謂「變」者就是生滅，「生」就出現，「滅」就是隱藏。

譬如他舊年就是靚仔一個，今年就半老了這樣。即是說他舊年他靚仔的狀況，就(是)當舊年的時候，那個靚仔的狀況就生，是嗎？到舊年年尾的那時候，那個靚仔的狀況滅了。到今年的開首的時候，那個半老的狀態生了，到今年年尾的時候，半老的狀態滅，那半老的狀態滅，到明天那個老態的狀況生了。再後年年尾，連那個老……

-完-